

第二十一章

神秘的淫窟——高级军妓馆

星期六下午，顾问部佐藤来喊我：“顾问叫你去呢。”一进门，吓了我一跳：内田顾问光着脚丫子，手持竹剑正在地毯上左右挥舞——莫非我要挨打？然而，这位白俄将军似的“武士”却一边舞剑一边对我说：“左君，一会儿我有个国内的客人来，由你当向导逛逛哈尔滨。叫宫崎预备一个汽艇，客人是个老头儿，明白啦？去吧。”我退出来，向宫崎报告了顾问的指示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小子今天又有美差了。快去把汽艇预备好。”

我下楼直奔栈桥，初夏的天气，虽然云白风轻，但毕竟不暖和。白俄司机伊万诺夫却在栈桥上用江水冲洗上身。我用蹩脚的俄语向他交待了任务，他连说：“喝罗少（好）。”把脑袋扎进了水桶里。

三点钟左右，内田顾问的专用汽车由后大门开进来，接着听见了日本妇女叽叽喳喳的说话声。司机叶山在前搀扶着一个七十多岁，半秃白头，穿西服的老者，后面跟着内田夫

人和她的千金小姐内田多莎子。佐藤、宫崎和我迎了出去。内田夫人先向我们鞠躬：“又来打扰了。”发现了我：“啊，左君久违了，好孩子！”

将这一行人让进顾问室，我和宫崎退了出来，不一会儿，佐藤就整装挂刀地来叫我：“走啊，左君，玩去！”

那白发老头由多莎子搀着先走了出来。虽然背有些驼，但精神抖擞，气派十足，听佐藤说这老头儿是内田顾问的叔叔辈，是个医学博士，第一次到满洲来。走过大厅时，我示意警卫排起立，这些小伙子倒也机灵，刷地立正，用注目礼相送。老头、老太太轻轻哈腰而过。我们直向栈桥走去。伊万已发动了汽艇在等候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内田顾问正临窗相望，捋着胡子冲我们微笑。

佐藤告诉我先在第一舰队四周绕一圈，再奔太阳岛方向。我连说带比画地转告了伊万。于是，我的导游任务就开始了。我坐在老头子身边，左边是多莎子和夫人。佐藤坐在

当年的松花江上（左前方为滨洲铁路桥）



对面的沙发上。我把舰队的历史、任务、边境的苏联情况，本军的概况以及江桥和哈尔滨概况没有次序、乱七八糟地端出来，胡诌一气，讲得口干舌燥。绕过四艘战舰时，老头子从窗户探出头去，舰上有官兵在向小艇招手。看见蓝绿混杂的制服我不免又向老头子讲解了“江防舰队”改为“江上军”的历史过程。老头似乎颇感兴趣，连连点头。多莎子更是瞪大天真的眼睛望着我，竟露出钦佩的样子，好像在说：“哟，他知道的真多！”

小艇穿过江桥直向太阳岛浴场驶去。

远远望去，初夏的浴场上已是人挤熙熙攘攘了。五彩缤纷的泳衣和花花绿绿的太阳伞在午后的阳光下十分醒目，令人眼花缭乱，一派异国风光。老头子和多莎子吵着非要下船去玩玩不可。我们只好叫伊万把船停在了一个叫“梅娘九尔”西餐厅的水榭下边，上了岸。

我因为刚才讲得嗓子冒了烟儿，恨不得马上找点饮料喝喝，便建议到浴场餐厅去休息。伊万高兴地跑在前边，一上楼就和漂亮的白俄女招待搭上了话。我们临窗坐下，眼前就是美丽的松花江，不一会儿，冰淇淋、汽水、啤酒就摆了满桌子。我和伊万毫不客气地喝开了冰镇啤酒。这时，我发现那老头子一直在贼眼溜溜地向那些穿泳衣、光大腿的外国女人身上盯。喝饮料时，眼神也一直跟着走来走去的白俄女招待转。这可好，用不着我多费口舌了。心说，让你这老色鬼自个儿默饱眼福吧。

从餐厅出来时，我瞥见白俄姑娘递给伊万的账单上不到十元钱，老头子却很大方地掏出了两张十元的日钞交给我。我便全给了伊万，乐得他直冲我眨眼睛歪嘴。我注意到内田夫人的头发乌黑发亮，大概今天又去“吉祥理发店”了吧。

多莎子舍开妈妈跑到我和老头子中间叫道：“爷爷，我来搀着你。”一只手扶着老头，另一只手竟伸到了我的腋下，一股少女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这个日本小姑娘，刚刚二十岁，毕业于哈尔滨“日本女高”，说一口东京语。穿着淡绿色连衣裙，白色高跟鞋，亭亭玉立，落落大方，惹人喜爱。她天真地问老头子：“爷爷，满洲好吗？你喜欢满洲人吗？”说完看看我的表情，我陪着笑脸，看老头子怎么说。

“啊，满洲真是个好地方。满洲人也很好。哈尔滨的露西亚（日语：俄国）女人也很好，很标致！”

我们本想再往前向北深入到“极乐村”玩玩，后面佐藤在招呼：“别往前走了，已经五点多了。”老太婆疲倦似的站在他身边。果然，浴场上的人已渐渐稀少了，于是大家登艇返航。按佐藤的安排，汽艇直向道里的码头驶去……

上岸时，老头儿想掏钱赏给伊万，被佐藤拦住了：“刚才已经够意思了。”命伊万把汽艇开回司令部，多莎子用俄语喊了一声：“谢谢，再见！”

哈尔滨道里的江岸码头紧连着繁华的市街。此刻正是车水马龙，游人似鲫。一对对中外情侣、游人挽臂而行，街上的服装、面孔和建筑物都充满了异国情调。顺着石砌的中央大街走去，不同国籍、不同肤色的男男女女，黄眼珠、蓝眼珠和黑眼珠交相流盼，使这个北国都市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城。

时近黄昏，有些商店的霓虹灯已亮了起来。老头子大喊肚子饿了，一定要去尝尝俄国大菜。这正中我下怀。佐藤站下和夫人、多莎子商量，只听多莎子嚷着一定要去附近最大的一家西餐厅“马尔斯”。于是，老头儿就像被牵的毛驴子

被我们带到了这家著名的西餐厅。

我抢前几步，选定了—个宽敞的雅座。白俄女招待马上走过来用日语问话。佐藤说：“五个人份，要最高档次的。”姑娘又问要什么酒，我用俄语插嘴说：“两瓶啤酒，再来点伏特加。”多莎子急了，喊叫着用俄语说：“不行，要四瓶啤酒！”佐藤听不懂，莫名其妙。招待员笑着点点头走了。多莎子对我说：“左君真了不起，连俄语也说得蛮好！”我只得谦虚地连说只会一两旬。片刻间，刀叉杯盘全摆上来，菜也不断地往上端。几个人都饿了，于是刀叉齐上大吃大喝起来。佐藤偏爱伏特加，啤酒—口不动。多莎子自斟自饮，眨眼间—瓶“札幌”啤酒便被她—个人喝光了。内田夫人不断地小声劝，骂自己这个豪放的千金小姐。

管弦乐起伏悠扬，三五对异国男女甜蜜蜜地在大厅中央翩翩起舞。乐队的小提琴手走下舞池，边拉琴边跟在跳舞的情侣身后扭晃作态，大献殷勤。于是，—块、五角的小费便塞进了他的衣袋里。

餐厅、舞池里不乏有钱的犹太人，但更多的是沙俄的遗老遗少，公侯王孙。这些被十月革命赶出来的沙皇贵族，身携贵重的金银珠宝和大量的钱钞流亡到了满洲，寄居在哈尔滨，过着有今天没明日，挥金如上，奢侈糜烂的生活。等钱花光以后，少数人去经商或找了点正当的职业，大多数青年则男为流氓，女成娼妓，在街头点缀着哈尔滨历史上最阴暗的日子。

音乐声中，多莎子从对面站起来，非要我陪她跳舞不可。我岂敢冒失，左右顾盼着内田夫人和老头子的态度。没想到老头子竟连连用叉子指点着我：快去。内田夫人嘴里还嘟囔着：“太没规矩了，—个大姑娘家……”可是我们已挽

臂步入舞池了。一曲华尔兹转得多莎子娇喘吁吁，一股酒气直冲鼻腔，我紧搂着她怕她摔倒，又担心夫人埋怨，乐声一停就挽着多莎子回到了座位上。这姑娘又大口地喝起啤酒来……

走出西餐厅，大街上仍热闹非凡，穿着肥大、飘逸、红绿色绸裤的马车夫赶着高头大洋马急驰而过，车上的外国男女疯疯癫癫地大喊大叫。这些身在异国的亡命徒，仍在寻欢作乐，重温着沙皇俄国的贵族之梦吧？

内田夫人和佐藤商量着要打电话叫叶山开车来接。老头子却余兴未尽，不满地对侄媳妇命令式地说：“我听说有哈尔滨的‘名物’，我还没看到呢！”我心里纳闷，什么是“名物”呢？哈尔滨好玩的地方我都知道，却从没听说过什么“名物”。这时，听到夫人对多莎子说：“你先打车回去吧，那地方对你不方便。”多莎子一听就火了：“爷爷要看‘名物’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妈妈，都什么年代啦！”我这才有点明白，老头子指的名物，大概就是白俄女人的裸体舞。我和佐藤此时哪有发言权，只得立在一旁听喝。最后老太婆还是拗不过老头子和千金小姐，只好跟在后头，由佐藤领路向中国四道街方向走去。

所谓的“名物”所在，原来就是由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开设的军妓馆。里面豢养着四五十名来去自由的白俄女人、犹太女人和吉卜赛女人。这些女人，有的是专职妓女，有的则白天去当服务员、店员、护士等等，晚上来当临时工。她们各尽所能，但报酬不同。惟一的条件就是：必须年轻，漂亮，身材出众；腰、腿、胸、臀都有尺寸标准。光顾这里的人非同一般，没有特殊的身份和证件难入香巢。就连普通的日本人军、警、宪都得退避三舍，“满洲人”更别想沾边。

何况这里价格昂贵，不是财势双全的人物是无法消受的。

这条半明半暗的小街，鬼影祟祟，人影闪动，似乎介于“天堂”与“地狱”之间。一个黄色的电灯下“四十二号”的门牌不显眼地钉在铁门框上。三五米外停着几辆轿车。佐藤走上前去叫开了小窗口，一个日本老太婆露出头来。佐藤好言好语再三说明只是三五个人，务请关照，那老鸨子才打开了铁门放我们进去。

在一个小客厅里稍坐，并无茶点，而要先付款，佐藤掏出两张老绵羊（百元伪币）交给了那个老太婆（这笔钱要在顾问部的招待费中支出，一千元也没问题）。在小客厅幽暗的灯光下，我发现四壁挂满了女人的裸体照片。内田老头儿伸长了脖子在挨个儿地仔细观赏，看得津津有味。这时一个穿着体面的高级和服的老太婆（估计是馆主）走了进来，满脸赔笑地向内田夫人鞠躬，说：“太太，您也对这种戏剧感兴趣吗？”夫人道：“没法子，从内地来了客人，非看不可。”态度严肃，端坐不动，架子十足。于是我们被引进了一个大约有百八十米的大客厅中，正面是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舞台，四五盏彩灯照射着垂下的帷幕。面对舞台的是两排大型卧式沙发，大约可容纳二十余人。舞台和座席之间有一座既像天坛又像炉台的一个圆形水泥池座。我们五个人坐在前排的沙发上，可以很舒服地仰视舞台上的一切。

忽然有人大声地拍了三下掌。台上的灯光猛然倍儿亮，前边水泥池座里冒出了闪动的红光，像火堆一样“燃烧”起来。这时，从舞台一角出现一个裸体女人，从头到后背披着一条宽大的薄纱，手里拿着“火炬”形状的手电筒走向台下。接着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一连走出十五六个同样装束的裸女，依次到“火焰”前做出点火的姿态，绕一周回到了舞台

上。一行人中高低不等，皮肤、发色各不相同，大多数是白种人，黄肤、黑发的只有两三个。体态苗条、健美，曲线玲珑。幕布后有阿拉伯乐曲伴奏着，听得出是放的唱片。第一幕完毕，恍惚间，台上的幕布徐徐升起，现出一张大床，上面侧卧着一个裸女，披散着头发向观众做出种种姿势。两三分钟后就落幕了。当幕布再升起时，台上竖起了三面大镜子，每次走出一两个裸女轮换着做出种种姿态供人观赏。就这样，大约有二十多分钟，三下掌声响起，剧终了。

台上灯光突然暗淡下来，台下的灯光却大放异彩。那群赤身裸体的妖女突然从舞台一角呼啦一下潮涌而下，围过来伸手向我们用日语要小费，三个男人全被这群裸女挤压在沙发上动弹不得。我哪见过这种场面，一时面红耳赤，手足无措。扭头一看，那日本老头子已被两个白花花的身体压在沙发上几乎不见人影了！内田夫人大惊，连叫佐藤赶快掏钱，打发她们走。这时，馆主老太婆站出来，假惺惺地轰叫她们滚开。

原来这是惯例，剧终时，讨要的小费归这些“演员”们所有。客人如果喜欢花钱可以到另外的房间去寻欢作乐。佐藤挣扎着爬起来又掏出一张百元的票子交给馆主，这老鸽子才连推带搯地把这群妖女弄到后台，钱去了。

内田老头子如梦方醒，还傻呆呆地坐在那里。内田夫人过去将他扶起来。这老头子却开口直问佐藤：“听说还有‘实演’呢？今天怎么没有啊？”佐藤神情十分尴尬，装没听见，转身往外就走。多莎子好像迷迷糊糊，一言不发地跟出来，夫人脸上则大有不悦的表情。

前后三十分钟，我们共花去三张“老绵羊”，相当于司令官一个月的薪水。这笔钱大约够一个农民五口之家生活一

年有余。

叶山早已将汽车停在“马迭尔”门前。临送这几个日本人上车时，老头儿掏出一叠日钞塞进了我的上衣口袋，我假装推托，内田夫人说：“左君，拿着吧，你辛苦啦！”我九十度大鞠躬相送。抬起头来，汽车已经开出几十米了。

街上仍是灯火辉煌，地下舞厅的乐队正在疯狂地吹奏；流氓、特务、警察、奸商们仍在群魔乱舞，尽情地寻欢作乐。一阵夜风吹来，身上突然感到凉意，一摸西服上衣口袋，掏出了四张十元的日钞（比伪币面值高约百分之五十）。我招手叫来一辆三轮车，给了车夫五角钱，那小伙子高兴得不得了，一直把我送到了家门口。途中，我吹着口哨，恍恍惚惚中似乎听到夜空中有人在吟唱着杜牧的那首诗：“……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《后庭花》。”一时酸甜苦辣涌上心头，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。

我在军法处任兼职翻译后，由于经常涉及一些形形色色的案件，免不了要和一些宪兵、警察乃至特务打些交道，故此，认识了几个“名声响亮”的特殊人物。其中最著名的高级警官有“白菜叶”（姓白、姓蔡、姓叶的三个人）、“狼三”（姓郎）、“曹扒皮”等人。从老百姓送给他们的这些绰号就可以看出这些人的德行。前边提到过的那个“曹扒皮”就是他们中的典型，所以这些人的“业绩”就不用我再浪费笔墨了。

为了搜刮钱财，作威作福，这些人巧取豪夺，各显其能。除了仗势欺人向老百姓明火执仗地豪夺行为之外，还有另一批人采用“巧取”的办法来大发其财。使出的招法真属旷古奇闻，令人哭笑不得。第四宪兵团新来的冯少校即为一

例。

此人由“首都新京”宪兵队调入哈尔滨第四宪兵团。到任之初曾来江上军司令部进行过礼节性的拜访。这家伙不懂规矩，带着两个宪兵开着三轮摩托径由后大门开进了院子，从后楼梯直入大厅转身就要上楼，被大厅卫队毫不客气地喝止住，弄得十分尴尬。经过好一番解释才获准上楼，一顿“下马威”整得这个满脸大麻子的少校麻坑淤血。他缩起脖子半弓着腰敲门进了副官处，立正敬礼后递上名片，说明来意：要拜见司令官和参谋长。屋里的日本人没一个把他放在眼里，连眼皮都没抬。只有我和张副官站起来接过了名片。张家珍在日本人处长的眼神示意下，以“长官不在，免了吧”为理由谢绝了他的要求，然后礼节性地将他送到楼梯口。

没承想，过了几天，楼下卫兵给送上来一个大红请帖，展开一看，原来是这个冯少校结婚宴客的请柬，上书：冯某不幸中年丧偶，遗孤男孤女二人尚幼，本人身为国军军官，公务繁忙，深感家务不便之苦。今承××先生介绍，重续单身支弦。兹定于×月×日，假××饭店与××女士举行婚礼。届时敬请光临。此致，江上军司令部副官处并请转告诸位同仁周知云云。在大家的嬉笑声中，那个大红请柬已被张副官撕成四片扔进了纸篓中。

据说，这种请柬，冯少校撒出了四五百张，一些“花界会”（妓、赌、烟）趋炎附势的头面人物大大小小的以“凑份子”的方式出钱，让这个冯少校这一次就划拉了伪币万元之多（合现在人民币十万元以上）。事后才知道，这家伙“新婚之禧”娶的竟是他原来的大烟鬼发妻！不知是哪个人说走了嘴，事情传到宪兵团长滨口耳中，这个日本鬼子火冒

三丈，把冯少校叫去拍桌子大骂了他一个来小时，吐沫星子几乎将这位部下脸上的麻坑填平。为此，冯少校不知花了多少钱才算平息了滨口的怒火。

江上军司令部副官处有个小翻译叫李广禄，运气不错，几次押会频频得手，尝到了甜头。他觉得这是个生财之道，于是不但自己押而且干起了跑封这个行当。他利用自己递送文件，经常外出公干的机会偷偷联络司令部内和舰上官兵把钱交给他代办，一举两得。那些军务在身行动不自由的军内财迷，看着别人押会中彩确实心痒难熬，有人代办，正中下怀。况且跑封的人是本军内部的，挺可靠，所以李广禄的生意很快就红火了起来。

这个小鸡雏还不满二十岁，中学文化，家在江北呼兰县。父亲是个皮匠。他个子虽然不高但长得短小精悍，圆圆脸，大眼睛，为人机警。凭着在学校里学来的初级日语有时也能和日本人哇啦一通，在小县城混得挺滋润。当地一个土财主竟然把小女儿嫁给了他。不知经谁介绍，被江上军以雇员身份录用，在司令部里干些传送文件，跑跑外等勤杂工作。

自从开始跑封，这小子就渐渐把分内公务扔在脑后，楼上楼下各科室乱窜与押宝的军官们交头接耳，和警卫处的上兵们嘀嘀咕咕。尤其到了发薪水的日子更是把他忙得满头大汗，又动员又吹牛，收钱、登记、拍胸脯，然后就没影儿了。办事、送文件常常找不到他，气得副官处长宫崎站在门口跺脚大骂。

李广禄的财运确也亨通，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有可观的收入，在江上军被服厂定做了高腰马靴和军大衣，并且安上了

惹眼的水獭皮领子，又在后街的商店里连绸带诈地弄了台八成新的自行车。每天眉飞色舞地进出司令部大院，到岗哨前连车也不下，使日、“满”人官兵人人对他侧目而视。

财大便气粗，胆子也逐渐肥了起来。这天，他被腰包里鼓囊囊的老绵羊拱得脚跟发飘，下班后不由得溜达到了道外区十六道街的“新世界”里来。

“新世界”是哈尔滨市有名的高级宾馆，等闲人物都不敢涉足，一是花销太大，二是身份有别。来这里享乐的都是军、警、宪方面的头面人物，即使腰缠万贯的土财主也不敢到这儿来充阔，怕惹麻烦。李广禄从前对这里是连想都不敢想的。如今一是有了钱，二是有了江上军司令部翻译的名头，自己觉得这个身份完全可以问鼎“新世界”了。于是戴上前有五角星徽，后有船锚标志的日本海军战斗帽，登上长统马靴，穿上水獭领子的大衣就得意洋洋地到“新世界”寻花问柳来了。

谁知冤家路窄。这小子一上楼梯就和第四宪兵团的少校冯大麻子碰个对面。这个麻脸冯少校因刚上任时到本军司令部拜访受到冷落，大办婚事“续弦”娶原配老婆时，江上军又没一个人去捧场，让他窝了一肚子火，加上海军与宪兵的宿仇使他一见海军的服饰就不由得火冒三丈，何况来的又是个一眼可辨的“小嫩瓜儿”。所以，这个冯大麻子在与李广禄擦肩而过时，不由脱口骂了一句：“他妈的，真丧气，又碰见个海军杂种！”

这李广禄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况且冯少校来这种地方不便穿军装，今天是上下一身西服，他根本也不认识。一听这话，不由大怒，回身抓住冯少校领带大吼：“你骂谁呢？操你妈的！”立刻，两人就在楼梯上厮打起来。

李广禄又瘦又小，体重还不到一百斤，哪里是行伍出身，受过专门训练的宪兵少校的对手，三下五除二已被打得鼻青脸肿滚下了楼梯。打斗声引得“新世界”各门洞开，在这里吃喝玩乐的嫖客、妓女以及茶房围过来一大群，保镖的和茶房都认得第四宪兵团的冯少校，对李广禄却很陌生。但是看见了被打掉地上的战斗帽也知道这是江上军的人，照样惹不起，所以硬是没人上前拉架，让李广禄饱尝老拳，吃了大亏。

李广禄腿上又被重重踹了一脚跌出大门外，忙爬起来，帽子也不要了，撒腿就往司令部大楼跑去求援了。

这小子闯入正门大厅就先到卫兵处大喊大叫起来，说宪兵打了他，让大伙去帮他报仇。这天值宿的日本人中尉德永，看见李广禄丢盔解甲的狼狈相就来了气。简单地问了问经过就骂了他三个“八卡”、两个“霉种”。

“你的混蛋，为什么不和他战斗？宁死不下火线，明白吗？你的逃兵的干活，挨打的活该！”这个德永来中国时间不长，一般中国话还不会说，但骂人话倒学得挺快。这一顿劈头盖脸日语夹汉语的臭骂，把李广禄学的那点日语单词全给噎了回去，缩着脖子哈下腰一个屁也没放出来。

值班的卫兵有几个曾托他跑过封，有点交情，但没有领班的日本人发话，谁敢擅离职守去帮他打架？李广禄这回只好自认倒霉，捂着渗血的糟牙，眯起泛青的眼眶子悻悻溜回家去了。

自古恶人先告状，第二天一早，冯大麻子就把电话打到了司令部副官处。

接电话的是朱副官，对方一听是“满洲人”口音，立刻

端起了架子：“我是第四宪兵团的少校，姓冯。你是什么人，张副官呢？”

“张副官不在，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。”朱副官一听是这家伙，便有点不耐烦。

“哦，好吧，我问你，你们司令部是不是有这么个小子……”对方将李广禄的外貌形容了几句，说，“这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以下犯上，公然和我动起手来了！太不像话了……”冯少校一口气说了足有五六分钟很不客气的话，全是指责和贬斥，气得朱副官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红。最后忍不住打断了对方面：“冯少校，你说的确有此人，不过请你说话客气点，牛粪个啥！”咔嚓，撂下了电话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点起一支烟来猛吸了两口，冲我直发愣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这小犊子，太狂了……”然后叫勤务兵下楼去把李广禄找来。

不一会儿勤务兵回来说没找着，大概出去办什么事去了。朱副官气得呼呼直喘大气。

宫崎副官在一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转头问我，什么事把朱副官气成了这样？

其实早晨一上班，警卫处的弟兄们就把昨晚李仔的丑闻向我说了个一清二楚，我也挺生气，这小子真把咱江上军的面子丢尽了。宫崎这一问，我就如实地把经过向他和朱副官讲了一遍。宫崎表面上虽没发火，但也不满地说：“这个李通译小小年纪也太不自量力，咱们和那边（指宪兵团）刚相安无事没几天，他又去惹是生非……”

下午，李广禄手拿公文传递簿来到副官处，鼻梁上贴着一块白粘膏，活像京剧里的小丑。宫崎上尉一见，张口就骂：“鼻子怎么了，谁打的？你个混蛋，过来……”

李仔哭丧着脸蹭上前去，迎面就挨个大耳光：“八卡！谁让你出去惹事，仗着什么？”宫崎接过文件簿，又以回收印鉴不清为由，又赏了他一个大耳刮子。打得李仔哭嚎起来，几乎要跪下去。朱副官忙叫勤务兵把他架出去了。

与宫崎同等军衔的副官张家珍，因托李广禄跑封得过好处，这时有意要为他开脱几句，但干卡巴儿下嘴，终于没敢吱声。

宫崎怒气未消，经处长矢野同意，到人事处去一句话就将李广禄解雇了。文件传递工作交给了上士班长马云龙，因为他会开摩托车。

从此，司令部不见了李仔的身影。

不过他并不会因此而失业，那轰轰烈烈的“三十七门花会道”将是他大显身手的好去处。收入绝不会比当个小翻译少。“八·一五”光复后，听说他带着老婆和财物上长春投奔国民党去了。又有人说，解放军围长春时，他两口子双双饿死在了城里，不知是真是假……